

宋

史

九五

列傳卷第八十八

宋史三百二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樞密軍國書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常秩

鄧綰子洵武

李定

舒亶

蹇周輔子序辰

徐鐸

王廣淵字晦

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陳繹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彞居里巷以經術著稱嘉祐中賜束帛為潁州教授除國子直講又以為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不受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辭熙寧三年詔郡

以禮敦遣毋聽秩辭明年始詣闕帝曰先朝累命何為不起對曰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閭巷今陛下嚴詔趣迫是以不敢不來非有所決擇去就也帝悅徐問之今何道免民於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臣才不適用願得辭歸帝曰既來安得不少留異日不能用卿乃當去耳即拜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幹國子監俄兼直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脩起居注仍使供諫職復乞歸改判太常寺七年進寶文閣待制兼侍讀命其子立校書崇文院九年病不能朝提舉中太一宮判西京留司御

史臺還穎十年卒年五十九贈右諫議大夫秩平居
為學求自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見秩與語輒歔然
自以為不及歐陽脩胡宿呂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
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初秩隱居既不肯仕世以
為必退者也後安石為相更法天下沸騰以為不便
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為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
諫爭為侍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為時譏
笑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為不近人情著講解
數十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
盡諱其學立始命為天平軍推官秩死使門人趙冲

狀其行云自秩與安石去位天下官吏陰變其法民受塗炭上下循默敗端內萌莫覺莫悟秩知其必敗紹聖中蔡卞薦立為秘書省正字諸王府說書侍講請用為崇政殿說書得召對又請以為諫官卞方與章惇比曾布欲傾之乘間為哲宗言立附兩人因暴其行狀事以為詆毀先帝帝亟下史院取視言其不遜以責惇卞惇卞懼請貶立乃黜監永州酒稅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稍遷職方貢外郎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

事更化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
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
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
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
其佞諛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
陳甚悉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
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
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
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
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

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
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尋同知諫院
獻所著洪範建極錫福論帝曰洪範天人自然之大
法朕方欲舉而措諸天下矯革衆敝卿當聖淫朋比
德之人規以助朕綰頓首曰敢不力行所學以奉聖
訓明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時常平水利免
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籍綰以威衆綰請先
行免役於府界次及諸道利州路歲用錢九萬六千
緡而轉運使李瑜率三十萬綰言均役本以裕民今
乃務聚斂積寬餘宜加重黜富弼在亳不散青苗錢

綰請付吏究治畿縣民訴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
綰與曾布輒上還堂帖中丞楊繪言未聞司農得繳
奏者不報凡呂公著謝景溫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罷
去之而引蔡確唐垆為御史五年春擢御史中丞國
朝故事未有臺雜為中丞者帝特命之又加龍圖閣
待制建言頃時御史罷免猶除省府職司蓋厥初選
用既審則議論雖不合人材亦不可遺願籍前後諫
官御史得罪者姓名以次甄錄使於進退間與凡僚
稍異則人思竭盡矣遼人來理邊地屯兵境上聲言
將用師於是兩河戒嚴且令河北脩城守之具綰曰

非徒無益且大擾費帝從其言而止又言遼妄為地
訟意在窺我去冬聚兵累月逡巡自罷其情偽可見
今當禦之以堅強則不渝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
而我得以遠慮苟先之以畏屈彼或將力爭則大為
中國之耻帝覽疏嘉之安石去位綰頗附呂惠卿及
安石復相綰欲彌前迹乃發惠卿置田華亭事出知
陳州又論三司使童惇協濟其姦出知湖州初惠卿
弟和卿創手實法綰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
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
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

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以蕩析或
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
不犯徒使罷訟者趨賞報怨以相告訐畏怯者守死
忍困而已詔罷其法遷翰林學士仍為中丞綰慮安
石去失勢乃上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
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
傷國體當黜又薦彭汝礪為御史安石不悅遽自劾
失舉帝謂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
守斤知虢州踰歲為集賢院學士知河陽元豐中以
待制知荆南陳陝徙永興軍改青州奏言歲大稔斗

粟五七錢帝知其佞令提舉官酌市價以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元祐初徙揚州言者論其姦改滁州未去鄧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大觀中為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為汝陽簿紹聖中哲宗召對為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脩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秘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

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
其人材凡近學問荒繆不足以污此選不聽遷起居
卽時韓忠彥曾布為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
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
非今忠彥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
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
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為帝言陛下方紹述先志
群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
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
相執政侍從臺諫卽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

紹述者執政中唯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
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
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
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
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
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
意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脩撰哲宗
實錄遷吏部侍郎洵武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
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在選七階自
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

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司錄叅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知大名府元城縣充濮州教授者殺亂紛錯莫甚於此謂宜造為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遷刑部尚書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為吏之方崇寧三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獄與其黨有與洵武連昏者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復端明殿學士知亳州河南府召為中大一宮使連進觀文殿學士為大名尹政和中夏祭入侍祠以佑神觀使兼侍讀留脩國史改保大軍節度使未幾知樞密院五谿蠻擾邊即做陝西弓箭手

制募邊民習知溪洞險易者置所司教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以鎮撫之遷特進拜少保封莘國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薨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曰文簡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起焉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為定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實以言不知京

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盍為上道之立
薦對神宗問青苗事其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
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
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
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陳薦疏定頃
為涇縣主簿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為服詔下江東淮
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
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為仇所生故疑不敢
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
之改為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

孝之人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
罷兩人定亦不自安蘄解職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
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脩撰知
明州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誥
為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上表摘其語以為侮慢
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
逮赴臺獄窮治當會赦論不已竄之黃州方定自鞫
軾獄勢不可回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
乃竒才也俱不敢對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
司皆得鈎考從之彗出東方求直言太史謂有兵變